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池北偶談卷六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李太守

近日廉吏以松江知府李正華為第一正華貢士獻縣人予鄉李御史

森先

按下江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

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

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改容謝之後以考成不及格鶚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醵金數百強投舟中復人製一衣獻之凡數十領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中丞下檄使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為行李之費既歸家騎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南鼎甫廷官河間鉅時與之往還甚稔予過獻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

蔽風雨云

重慶三忠

獻賊自荊州上峽攻陷重慶蜀撫都御史陳公

奇士重慶

太守王公

倫行

巴縣令王公

錫

同日罵賊被磔死鄧都林

君明儁作三忠傳今巴人立三忠祠祀之

楊太常

楊懷王者以琴供奉明懷宗官太常丞鼎革後攜賜琴
流轉吳越間文士多為賦詩絕似宋末汪水雲也同時

有伊爾弢者會稽人亦以琴供奉禁中興化李鏡月澄
有長歌贈之悽婉可誦

二烈女

丙寅六月福建巡撫張仲舉疏言閩縣未婚烈女吳淑
鳳從容盡節矢志靡他連江縣未婚烈女楊聯姐投繯
就義百折不回部議奉

旨旌表

文柔

文柔者李之儀端叔配胡武平宿孫女也為東坡所知
呼為法喜上人東坡南遷手自製衣以贖曰我一女子
受此等人知復何憾耶見端叔自撰墓誌

二文正墓

元耶律文正

楚材

明李文正

東陽

墓皆在都城西近畏吾村

王文貞公

崇簡

云為孝廉時見耶律王墓上斷碑尚可讀

二十餘年來墓田歸旗下此碑無從復問西涯墓抔土
僅存明萬厯時有進士王文邁者曾為封樹畿輔人物

志云公墓在阜城門外畏吾村後人式微麗牲之石不復有矣

張綵

張綵焦芳劉字曹元皆為逆瑾爪牙腹心而綵又其鄉人也苑洛見聞錄獨稱綵遏止逆瑾功德數事謂大學士焦芳導瑾為惡劉字首阿附瑾綵皆勸退之如是不下十餘條孝子慈孫百世不改而苑洛以鄉曲之故亂天下萬世公是非亦見其愚矣

蔡道憲

蔡公道憲閩人以進士為長沙府推官數夢與宋李忠節公希淵酢後天兵下湖南蔡殉節潭人歲時報賽常見二公往來車騎甚盛全州謝石曜良琦記其事云

事叔至孝

宣城施愚山

閩章

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

親戚上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卧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古人所希有

也譽有遺詩一卷愚山屬予為論定序而行之

張待問

予邑新城本長山縣地元始為縣閱長山志名宦宋止知縣翟大順一人丞簿則有明以前無考適閱東軒筆錄得張待問一人知志之闕漏多矣張待問為淄川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中利用通姻復憑世廢大為邑患縣令憚其勢莫敢與較張一日承令乏適伯達以訟至庭即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

來為本路轉運使人皆為張危之或勸令自免去張曰
盧公賢者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嬰意一日士
倫巡案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賴君懲之今
變節為善士矣為發薦章而去待問固不愧名宦乃士
倫亦鄉之賢大夫也錄之以補志乘之闕

范文正公幼
隨母改適長

山朱氏筆錄訖
作睢陽宜正之

孔公父子

史載孔道輔原魯使契丹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艱

然徑出澠水燕談載元祐中上元駕幸迎祥池宴從臣
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有為
此戲者詔斥之今聖君宴攜羣臣豈容有此詔付檢官
置於理二事絕相類宗翰字周翰即原魯子也宋至道二年皇
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以孔子為戲賓客李至言唐
太和中以此為戲文宗答伶人以懲無禮魯哀公以儒
為戲尚不可
況先聖乎

龐嚴

因話錄角部載江淮一舉人姓嚴登科記誤書龐嚴遂

賃舟丐食往壽春謁從事龐尹事極可笑按唐書龐嚴
壽春人元和中登進士第元微之喜其文體類已歷太
常少卿京兆尹姓名地里皆巧合其一人耶

劉富川

劉欽鄰字鄰哉號江屏其先江右人籍揚州之儀真順
治庚子舉人辛丑進士筮仕廣西富川知縣甲寅賊陷
富川劉不屈死之兩廣總督疏聞得

旨劉某忠憤死節深為可憫應得卹典從優議奏予在

揚州時劉初釋褐識其人恂恂儒素而大節如此可敬

亦可哀也適見徐御史敬菴

旭

疏云守土者必有城存

與存城亡與亡之義然後可以固封疆敵愾者必有寧
使進尺勿使退寸之心然後可以克大敵今賊來則以
請兵救援而出賊退又以隨兵進勦而入守令逃竄而
委責任於將弁將弁怠弛而望恢復於禁旅又云國家
深仁厚澤培養臣工三十餘年承平日久文武燕安綢
繆牖戶之計不深故捐軀徇國之志不決昔安史之亂

杲卿力徇河北故十七郡皆歸朝廷淮蔡之平裴度不
與賊俱生不決月而掃清巨寇臣就目前事勢而論立
欲削平僭逆必先振刷紀綱云云真藥石之言也

張商英

宋張商英反復狙詐小人之尤杲禪師與天覺論元祐
人才因問溫公如何天覺曰大賢也杲曰相公在臺諫
時如何論他天覺曰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官做故如此
予嘗謂便要官做亦何至仆溫公之碑耶吾鄉益都房

安恪公

可壯

天啓中為御史為東林部黨之魁而晚節不

終順治初為溧陽相所逐時年七十餘矣京師邸舍器用皆自局鑰或以為言公曰老夫不久當復召耳予嘗問其姪孫星顯云公嘗自言少年血氣盛只是要官做其言與天覺相類孟氏云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論人者不可不辨

劉元子

光州劉元子黃裳嵩陽先生繪之子也好談兵個儻負

奇嵩陽守重慶銅梁大司馬張襄憲公

佳

以童子見知

愛如己子致署中與元子兄弟讀書時元子十許歲妬
襄憲之才夜與弟黃鼎潛往縊之賴太夫人走救得免
後襄憲開府元子尚在公車過襄憲公酒酣耳熱輒謾
罵襄憲遜謝而已元子後以兵部郎叅謀征倭軍事

徐東癡

吾邑徐隱君夜字東癡又字嵇菴年二十九棄諸生隱
居東臯鄭潢河上掘門土室絕跡城市有朱桃椎杜子

春之風癸亥春予及先兄過之欲約同志為構草堂又遺書縣令云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請縣官為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二頃免其當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使士庶識廉恥之方又楊君謙蘇談所記中峰和上草堂乃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中峰塗壁吳人至今傳為美談明府能為此盛舉繼三公之後者亦佳話也竟不果

朱浚

盧奕之有杞華原柳氏之有璨韓忠獻之有侂冑吳玠
吳璘之有逆曦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也何燕泉餘
冬序錄載朱文公曾孫浚為浙漕值賈似適當國時每
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按文公世系公長子塾塾生
鑑鑑生浚浚仕至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兩浙轉運使
吏部侍郎丙子元兵至福安州浚不屈死之浚能殺身
成仁而不能不失身於權貴明末亦有之如張捷楊維
垣是也浚死節事宋史及綱目皆不書

王李

掖縣王漢字子房儼有經世才中崇禎丁丑進士為
高平河內二縣令上書言事懷宗竒之召對擢御史巡
按河南進巡撫都御史死永城賊劉超之難予少見其
奏疏及小武當詩一篇真竒才也同邑李森先字琳枝
崇禎庚辰進士入

本朝為御史屢上疏論事切直三下刑部不少摧折巡
按下江清剛端勁真淫僧三拙優人王紫稼於法江南

人莫不快之中忌者被逮吳中罷市哭送者萬人

世祖廉知之尋內擢卿寺而李不幸死矣李修髯長身
飲酒無算家有椒雨園在南郭外日與酒徒酣飲其中
醉則衣白衣徒步歌呼過市巾幘敝側酒痕狼籍有陽
城之風

黃熙績

順治己亥海寇破京口瓜儀寧國等處金陵幾不守寇
安慶推官黃熙績力守全城辛丑論功罪監司守令以

下死者數十人熙績以前功特擢給事中仍世襲阿思
哈哈番通判李皇詔亦得叙陞員外郎世襲阿達哈哈
番黃閩人李楚人

米元章二壻

段拂吳激皆米元章之壻拂字去塵元章有潔癖見其
名字喜曰旣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子妻之拂南渡
後仕至叅知政事激字彥高入金為翰林學士以詩樂
府知名與蔡松年齊名號吳蔡體

篤師誼

汴梁王金章

紫綬

叅政常從老儒劉文奇學崇禎末劉家

沒於水王為置田園廬舍於蘇門山中後年七十餘病卒為之營葬情禮甚備予見其哭師詩哀樂有過人者其警句云門無司馬求書使室有黔婁正被妻餘不具錄陶九成載樵李顧德玉葬其師新昌俞觀光事此近之矣

兩郝天挺本末

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為元遺山之師一為遺山弟子予考元史郝經傳云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晉卿元裕之嘗從之學裕之謂經曰汝貌類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繼先出於多囉別族父哈尚巴圖爾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於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諡文定為皇慶名臣嘗修雲南實錄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十卷元時漢人賜號巴圖惟史天澤張弘範見輟

耕錄漢言勇也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為隱逸傳之晉
卿而致疑於趙文敏之序稱尚書左丞又於尚書左丞
上妄加金字誤甚

孫靈暉

新城僻陋其在南北朝則長樂武強二縣地也長樂今
青州之高苑武強今濟南之長山偶讀北齊書孫靈暉
傳乃予鄉前哲而志不載因錄於此孫靈暉長樂武強
人也魏大儒秘書監惠蔚靈暉之族曾王父也靈暉少

明敏有器度惠蔚一子早卒其家書籍多在烏靈暉七
歲便好學日誦數千言唯尋討惠蔚手錄章疏不求師
友三禮三傳皆通宗古時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
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刺史秀才射策高第
授員外將軍後以儒術甄明擢授太學博士遷北徐州
治中轉潼郡太守天統中令朝臣推舉可為南陽王綽
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之徵為國子博士授南陽王
經王雖不好文學深相敬重啓除其府諮議叅軍綽除

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為猖獗靈暉惟默默憂悴不能諫止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叅軍乃表請轉靈暉為王師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主於啓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報南陽書並依所奏儒者甚以為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齊亡數年卒子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羣書有辭藻尤甚詩詠齊末陽休之辟為開府行叅軍隨奉朝請滕王文學豫章長史卒於大理司直

忠勤公黔志列傳

先高祖太僕府君死事於黔明世廟諭祭文有忠勤報國之褒故稱忠勤公黔記名宦傳云王重光濟南新城人以進士為司空曹郎嘉靖中貴州左叅政會赤水黑白羿蠻叛公與叅將於某衝嵐冒瘴癘勤事以死事聞賜祭贈太僕少卿公祠在永寧衛有指揮王之屏張朝者奉委采木不避險艱水漲有巨木閣灘頭朝之屏先卒徒入水掀撥巨木溺死事聞賜葬今從祀公祠蟻衣

生曰予聞王之先有王叟者與其嫗力田作苦家贏儉石之儲有窮措大夜穿其墉叟覺以戒嫗是偷兒也扼其吭而燭之曰嘻君故儒士而顧穿窬耶夫婦甚憐惜之耳語曰勉旃勉旃吾終不暴君之短因出粟與之庾人無知者太僕蓋其孫云由太僕而後益昌大今所稱新城王是已此傳同年某中丞撫黔時特錄相寄時曲沃衛少師方有纂修一統志之請不一載滇黔告變志未進呈故具錄於此

死節

富川知縣劉欽鄰死節之後又得數人謹書之饒寇陷

浮梁知縣王臨元死之陷新昌典史諸士英死之臨元

山東平山衛人順治辛丑進士

叛將以紫衣誘降不從自縊死

浙寇陷

武義署縣事蘭谿丞徐喆死之

賊索印力拒而死

喆山西廣昌

人貢生海寇薄温州總兵官祖弘勳迎降巡道僉事陳

丹赤死之

叛將議脅之降大罵遇害

丹赤福建閩縣人順治辛卯舉

人初贈光祿寺卿加贈通政使司通政使朱龍據定邊

堡以叛守備劉士英同其妻妾郭李俱死之孫崇雅以

神木叛榆林道叅議楊三知全家死之三知順天良鄉

人順治丙戌進士

其妻缺氏與二女先死妾缺氏不死為賊所得大罵遇害

贈光祿

寺卿王贈光祿寺少卿詰贈浙江按察使司僉事劉士

英贈叅將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諸士英贈江南宣城

縣主簿

段復興

段公復興克州陽穀人明末為秦中監司有威惠崇禎

癸未冬李自成入關西安陷諸郡瓦解賊檄至慶陽公
怒裂之斬其使誓以死守十一月十六日賊陷慶陽公
巷戰力竭死之母夫人妻楊氏妾劉氏宗氏張氏子瑞
女成暨婢僕七人皆自焚死秦人立祠春秋饗祀有禱
輒應以比唐段太尉關中人稱二段云

蔣氏王氏

蔣氏淮安大河衛人許字山陽高昂未娶而昂女趨
喪哭甚哀自矢不嫁每歲寒食必往祭墓今五十餘尚

在又康熙十六年閏逆初降巡撫楊熙疏請旌表孝子
王鑑女惠貞惠貞年十六許字儒士楊儼儼死謀以身
殉家人止之因請奔喪自縊夫掘之側

王應熊

巴縣劉孝廉非眼道開作故大學士王公應熊傳頗紀實

無諛詞其贊云立朝孑孑居鄉赫赫峻整力嚴夏日冬
雪天資則美聖學未充責人無已居已不洪仗鉞秉旄
入相出將遇非其時用違其量民之焦墊其何能淑翰

林有餘宰相不足應熊以崇禎癸酉冬內傳入閣辦事
不由枚卜在政府僅五月攻之者衆遂罷歸後弟應熙
與同邑戶侍倪斯蕙子天和相軋遂成大獄倪氏傾覆
殆盡已人少之癸未周延儒罷相舉應熊自代詔起田
間比至周已賜死陳演不欲其入給應熊止涿州而上
疏力辭上以問陳陳對曰此要君之術耳上怒遂勒歸
南渡以為督師專辦蜀寇甫抵遵義獻賊已據成都監
將曾英擁衆數萬駐重慶應熊無師可督蟒衣玉帶端

坐受庭謁而已丙戌冬肅王誅獻賊於南部之鳳皇山
假子孫可望奔重慶墮其城南入滇黔明年丁亥秋應
熊卒於永寧之土城倪所居有巴字園俯臨城堞南
對塗山下有龍門浩擅巴郡江山之勝自題一聯云居
臨巴水真成字家對龍門好著書予昔過重慶聞之門
人林舉人云

魏尚書格言

蔚州魏環溪尚書

象

順治中以光祿丞養親家居服闋

以臨朐馮相國易齋

傳

薦起為御史不五載至尚書所

著有庸齋閒話與薛文清讀書錄同旨偶錄數則於此

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

好名是學者

病是不學者藥

居大臣而德不純學不粹如下僚

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為士而理不明學

不正不如庶民

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

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為用也可以澣

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

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味濃其為用也可以
污潔者而使不潔倘滾油中投一水必致搏激而不相
容誠哉小人也 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
之外無學 貧賤立品富貴立身方是天地間真男子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為仙為佛論死後
地位為聖為賢論生前地位此虛實有無之別 世間
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
兒 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

法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
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如退而合於道二君皆宋人也
合之可作出處銘 父母有過子猶幾諫諭親於道心
無欺慢兄弟有過豈容背詆面吐衷腸誰能離間匿怨
而友良朋所患一人作偽一家習慣骨肉手足譁張為
幻人而異情犬豕之豢

家門喻

魏環溪尚書聖人家門喻略載於左 聖人門

觀者自下而上

取君子
上達意

門闕正路三條中行

中路
左路

狷路門闕內外二

界喻義

內闕喻利

外闕門內戒規三節老在得

終壯在闕中

少在色

始

門內畏箴三則畏天命

一

畏大人

二

畏聖人

言

三則

門內賞罰二格懷德

賞

懷刑

罰

門內才品四種

剛

第一種

毅

第二種

木

第三種

訥

第四種

門內課士三等行已有

恥不辱君命

一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二

言必信行必果

三門內黜士四等患得患失之鄙夫

下

無忌憚之小人

又下德之賊

最下等

此段自上而下取小人下達意

門內取士四科德行

一 言語科一 政事科一 文學科一 叩門三法反三隅力叩 排叩

法憤心叩 入門一步致知格物 聖人家自下而 孝基

弟址 門戶堂室聖人室 君子堂 善人戶 有恒門 護家四

壁信四壁 忠三壁 行二壁 文一壁 向上三階樂之上層 好之中層 知之

下層 自外達內四程權四程 立三程 適道二程 共學一程 自內達外

四程禮動四程 莊蒞三程 仁守二程 知及一程 傳家四法游藝外家

依仁內家 據德內家 志道內家 成家四事樂忘憂憤忘食誨不

倦學不厭

聖門戒律

廬陵張學士幹臣作聖門戒律八條一名穿窬之類

方多

鑽刺窺

一名患得患失鄙夫

黃緣以獵
榮膺者是

一名妾婦

阿附
取容

是者

一名壘斷賤丈夫

指為奇
貨者是

一名墻間乞人

望門干
謁者是

一

名無忌憚小人

侮法作奸
擅行者是

一名德之賊

游移不可
方物者是

一名

不遠禽獸

橫逆不悛淫
蕩無恥者是

圖識

漢光武好以圖識決事宣布天下桓譚以此得罪而符

卷六
堅以讀讖殺王彤王佩此一事過光武遠矣其後乃以讖文入五將山竟為姚萇所執當是末路憤憤耶

朱彤

朱彤京兆人隱居不仕閭閻使涼以彤與王猛並稱堅以猛為侍中猛表讓於彤其後猛死堅欲南寇引羣臣會議太極殿苻融石越等皆諫彤獨贊之卒致淝水之敗以至亡國此豈景略匹耶處士盜虛聲何代無人

馮可宗

益都馮起震字青方老儒也工畫竹有名啓禎間時號馮竹子有子二人長可賓成進士官給事中好聲妓侍妾數十人其弟可宗南渡掌錦衣衛事為馮阮牙爪尤豪侈自恣居第皆以紫檀為窗楹乙酉死於金陵同時有馬文室者貴陽相之廝役也亦官都督金陵破官於其居宅井中淘金得數萬兩或為賦淘金行焉

劉吏部

劉吏部公馘

體仁

忼慨任俠意氣自許嘗遊睢陽睢陽守

贈遺頗厚歸經人家墓田徘徊久之曰此地自佳惜葵
不合法不急遷且有奇禍因迂道訪其家具為主人道
之曰公誠長者顧力不能遷奈何劉曰是易耳盡解橐
中裝與之而去此與漢書原涉事頗相類

王公家書

故尚書王公德完字希泉蜀廣安州人萬厯庚子臨朐

馮公琢菴

琦

南充黃公慎軒

禪

同侍皇長子日講退謂

王公曰今日皇長子閔言母后憂危狀殆不自保馮又

曰今日之計母后安則皇長子安而天下安否則危矣
須得一人拚性命說破庶有濟乎王公慷慨起曰此言
官責公詞臣可無言然某言之必死老母弱子以累慎
軒矣疏入神宗大怒下詔獄究問主使之人當是時馮
公自分不免王公備任慘毒但云道路喧傳高皇主使
語不及他拜杖謫歸天啓中起廢籍至戶部尚書公之
孫有馮子門人也以公獄中家書及馮黃二公手札示
予敬錄於此家書云十月二十八日男上中宮本蓋中

宮危則皇長子危長子危則宗廟社稷危此回天機括
曲突徙薪上策男赤心為國奮不顧身冒昧陳言致皇
上震怒挈送鎮撫司考訊人臣盡忠報國獨立敢言誰
為主使皇上初震雷霆計且不測幸賴二祖列宗在天
之靈皇上夢一金甲神人持鞭而撻宮殿動搖因此上
心驚懼男遂免於廷杖止繫鎮撫司中出則無期也各
衙門上三疏救皆不報男思人臣為宗廟社稷即死亦
可不朽矧仗我祖宗父母積德累仁今得不死非聖主

恩深焉能再造耶萬里長途兩位老母暮年聞此信息
驚惶憂慮恐致成病則不孝之罪無所容於天地間矣
馮公書云千古綱常萬年宗社係兄此舉蓋向來所言
止及國本而兄所言者事之本也烈心奇節與鄒爾瞻
等而所關比爾瞻更大國史野史大書特書不一書矣
雷霆之下笞箠慘并百僚悸心千夫隕涕寄九死於九
關幸而不死社稷實式靈之既逆隆旨千天譴士之處
此當以忠智相兼有身在無忘主恩有舌在無談國事

事在身外身在世外鷗波萍跡足寄此生柴車就道形跡宜晦即遇故舊一夫一馬亦勿受之貂璫滿途百凡寧過慎耳行矣足下相與淺而意則深業已成千秋之事為千秋之人事事須與此舉相稱令龍逢黃綺合為一人乃為全盛若異日出而肩大任建大業則在天不在我然聊以兄之出處卜之也勿煩作報書有所欲言異日覓便相聞可耳黃書略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至當真見古人之心辟如父母反目泣諫不從大

杖而走豈須更忘怨慕哉常存此心自不見直言得罪
有毫髮之可矜負也天下人公共大事被兄一肩擔盡
所關至大而弟所言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蓋責備賢
者愛不能已耳此事孫北海侍郎益智錄載之止言黃
而不及馮且錄名臣亦不及文敏何哉

陳忠愍

陳都督福字東海陝西定邊堡人積功至右都督駐夔
州予士子使蜀見之真儒將也與予登夔府東城觀八

陣圖謁白帝城昭烈廟奏軍中之樂行酒極歡酒酣送
子江岸執手殷勤而別此後子廬居聞陳遷寧夏總兵
官尋滇黔告變陳百口尚在夔門時蜀中已陷賊以左
將軍印誘之招致百端陳皆執其使以聞朱龍輩叛亂
據花馬池等城討平之進圍固原朝論方倚為長城謂
必辦賊一日賊忽以五百人偽降陳坦然不疑置之左
右陳部下有九營而自居中號令嚴肅日晡諸營不得
相往來夜二鼓降人發難中軍驚擾時大風雪諸營無

敢趣救者遂刃陳取其元去此乙卯冬事也陳忠勇乃心王室今大帥無出其右其死也

上震悼特贈為公諡忠愍擢其弟叅將奇為天津總兵官壽為光祿寺少卿今為右通政

曹植司馬順

吳江顧生庶其萬三餘漫筆云三叔周之畔臣實殷之

忠臣也說本陳同父若曹丕篡漢陳思王植變服而哭司馬炎篡魏習陽亭侯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

遂悲泣由是廢黜而卒二公非漢魏之忠臣歟

門戶

吾家自明嘉靖中先高祖太僕公以甲科起家至隆萬而極盛代有聞人當明中葉門戶紛紜之時無一人濡

足者亦可見家法之恭謹矣先伯祖太師霽宇公

諱象乾

出入將相六十年與葉文忠公沈文端公郭文毅公輩

師友之誼最厚故小人造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皆列

焉先祖方伯公

諱象晉

為禮部主事時鄉人忝詩教韓浚

勢張甚以公名聞素有清望餌以銓曹欲引入其黨公力却之遂觸其怒丁巳以察典中傷里居者十餘年此其梗槩也至從叔祖吏部

象春

為東林聞人而才浮於

缺

家法始一變矣夏瑗公

允葵

幸存錄云辛亥京察孫丕揚

主之曹于汴湯北京佐之而所處湯賓尹王紹徽輩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丁巳京察鄭繼之主之徐兆吉韓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清流者一網盡矣是時有齊

楚浙三黨鼎峙齊為元詩教韓浚輩楚為吳亮嗣官應
震輩浙為劉廷元姚宗文輩而湯賓尹輩陰為之主於
是有宣黨崑黨種種別名宣即賓尹崑則顧天竣也

元韓

元詩教萊蕪人韓浚淄川人趙忠毅著論所目為四凶
也皆同郡會山東缺銓司先方伯時官儀制主事同鄉
前輩皆屬意元韓欲攘以為德冀為之用屬張華東公
登延通殷勤時伯祖太師以薊督召入中樞公曰朝廷威

柄惟銓與樞詎有兄在本兵弟復為銓曹者力謝辭之
忝韓怒不附已遂以察典中傷夏考功云丁巳之察不
平彌甚竟無一人起而爭之者蓋在朝清流驅逐盡矣
諒哉先是癸丑考選諸公皆以名德首推公時太師方
以大司馬召寓家書曰弟以資望應得臺省且欲假歸
俟考選後乃入第即迴避例亦當改翰林公復書言王
事孔棘且君命不宿於家不可以弟故遲君命即具呈
迴避公生平恬退如此

高忠憲

高忠憲公自言少年以氣節自許以此一念受譴亦不畏及得罪遠竄值風雨困卧舟中數日天晴霽登岸入旅店中忽推窻見桃花爛然遂有悟并氣節之想亦永消矣

崇禎三相

夏瑗公云烈皇英明勤敏自當中興而卒致淪喪者以輔佐非人也庶幾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賢方岳貢之清

勤憂國不失賢相惜用之稍晚謝陞不徇物情不違公
論三公於二鄙皆虛公不滯但闕寇之難范死節最烈
照耀千古方以直精微房入內閤變即自縊為僕所釋
欲再縊而寇已入受刑至慘終不屈死或惜其死稍晚
然大節終無貶也謝又出方下矣

鄺道元

鄺道元史稱嚴猛為中尉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
恣道元收付獄悅請於胡太后太后赦之道元殺念并

劾悅時蕭寶寅在關中反狀已露悅遂奏道元為關右
大使行至陰盤驛遇害世但知其文士耳

二王好佛

王右丞兄弟好佛多與名僧游處其山川梵宇之作往
往精妙然唐書王縉傳載縉喜飯僧徒對揚啓沃輒以
因果為證每西番有警輒使羣僧誦仁王經禳之大歷
刑政日以陵遲縉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賄賂如市賈
焉孟子謂頌詩讀書必知人論世肯哉言乎

薛佩玉

予年來訪求殉節者謹書之近又得貴州都勻知縣薛君殉節狀於同年子吳雯天章薛君諱佩玉山西芮城人辛丑進士出予友李宮詹容齋之門為人孤介質直臨事不苟康熙十三年正月十一日滇逆至都勻戍將及兵士數千人內叛脅受偽印薛君不可登樓自縊僕薛策薛健救之曰汝誤我非愛我也急麾去遂死其子鏞今為諸生

池北偶談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池北偶談卷七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陳氏

康熙十五年丙辰春甘肅撫臣疏稱會寧縣典史汪玉虹妻陳氏被執罵賊不辱投井死得

旨給銀三十兩立貞烈碑

畢孺人

叔祖翰林公諱象節字子度中萬曆壬辰進士選庶吉
士第一元配畢孺人年甚少於邸中從容立嗣告於匱
前自縊死奉旨旌表馮文敏公琦為傳比葬有雙鶴翔
於墓所良久而去彈園雜誌云萬曆乙未夏翰林檢討
王象節病危妻畢氏皇迫自縊家人覺之救免夫卒竟
閉戶縊死辛亥夏戶部主事陳原道卒妻計氏哀慟不
食淚盡血出死於柩旁道臣皆請旌表從之卓哉兩烈
婦事正相類紀之以勸天下之為人婦者偶閱此錄附

家乘

馬文肅家書

無錫馬文肅公

世奇

以崇禎辛未登進士報至日其父涵

虛公夢人告曰忠臣不事二君又少時夢自吟從今別

却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之句後果殉甲申之難其

答成忠毅公

德

二東云吾輩舍一死別無法吾不為其

難誰為其難者國家大運一身大數總有天主之天予

我以成仁取義固無憾也勉之吾輩正不必遜古人耳

又云讀教所謂是母是子美之敬之成忠毅公

德東云

慷慨仗節易從容就義難吾輩將為其難乎抑為其易乎又東云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爭欲先引決弟止之以從容慷慨二義為告弟志在為其難懼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文肅自跋云玄升

忠毅字

一門四人俱死吾一室三人庶可相匹

妻朱氏李氏俱

贈孺人

士夫多有削髮為僧者雖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之義未免有礙然亦不得已之苦心彼念上猶在南也

與兒書略云忠孝二字是吾家風好守之一姐先死

朱氏

玉潤後死

李氏

女流得之尤稱殊節吾可無憾矣玉潤父

母可善視之又云吾少於夢中曾吟詩二句

云

此文

文山語也曾向汝母言之舊歲又夢汝祖父語我曰汝

六十一歲羈星在命過不得或謂必無是以中年填起

金星為恩星也今成我以千秋之節又有兩侍妾為我

添此光彩何必非恩乎特與汝識之公孫卿字雲翎康

熙士子舉人年少有志節工詩文不愧家學與予善惜

早卒未見其止耳

蘇門孫先生言行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

達奇

以康熙乙卯卒年九十二矣

其自贊云問爾為誰曰歲寒氏歲既云寒爾何為爾曰
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困公車屢蒙
薦起骨脆膽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食甘糠粃隱不在
山逸不在水隱於舉人七十年矣繞膝多男及門有士
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 先生十四

歲謁楊愍忠子尚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園城中內無糧
芻外無救援當如何先生應聲曰效死勿去尚寶歎曰
足卜子生平矣 天啓中左浮丘魏廓園周蓼洲三公

以璫禍被逮皆先生與鹿忠節

善繼

之父及其甥壻張子

度果中周旋於患難之中左公弟光明魏公子學伊周
公友朱祖文皆主其家又與高陽孫文正公書曰左魏
諸君子善類之宗橫被竒冤誰不扼腕昔盧次楨一莽
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行哭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為

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
默致書楊邃菴求為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
其名浮丘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梗敢望其一
介書生尚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菴憐才扶世
之感諒必激於中豈無意乎及三公死各坐贓數千先
生又與鹿太公醵金代上之先生晚年語門弟子云吾
生平尚友凡三變乙丑丙寅之際則慕陳太丘郭林宗
癸甲之間則管幼安田子春今耄矣其惟衛武公乎

奉聖夫人客氏弟光先介所知以名馬貽先生以家貧不能具芻茭辭光先再致養馬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先生常語門人曰讀有字底書要識無字底理又曰予五十年始識得一貧字嘗有詩云為人百歲只為子學道終身總學貧定力原從貧處得猿啼鬼嘯也成鄰先生家祭儀注略云晨起櫛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 朔望日焚香拜 元旦昧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子孫供職事 凡

佳辰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 忌日設食拜子孫
素食不享客 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 吉慶事

卜期設祭 兒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
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 凡祭婦人另行禮

各如儀 先生嘗題壁云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
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繫也未
來茫如捕風勿容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
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俟異日

諉責他人歲月虛擲良可浩歎 先生孝友堂家規云
邇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孫鮮克由禮不旋
踵而辱身喪家者多矣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
祖父皆其身多慙德者也家中之老老幼幼夫夫婦婦
各無慙德此便是義皇世界孝友為政政孰有大焉者
乎 先生前後廬墓六年常言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
見背後哀痛窮苦中認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
先生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

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湯孔伯弼云先生之學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康熙甲辰先生以大難錄一事牽連北上途中語門人曰憂患恐懼最怕有所一有所則我心無主古來忠臣孝子義士悌弟只是能自作主張學者正在此處著力先生病革時語學者云近得一語實為要訣但未敢拈以示人許平仲能化老僧還俗此語通徹天德王道一齊了貫

王董兩烈婦

王貞烈孔氏河南儀封人進士貞壇女適諸生王碧壺
碧壺肅敏公七世孫也乙巳七月夫死自縊以殉死三
日父母往哭之目忽開移時而瞑董烈婦孫氏山東福
山人歸萊陽董樵子道廣道廣死亦自縊將死語其弟
曰歸語父母勿悲我父母劬勞無以為報是所以報耳

貞壇先
兄門人

刁蒙古

刁蒙吉先生包祁州人天啓丁卯舉人隱居講學曾見其潛室劄記二卷錄二條於左為蓋世豪傑易為慊心聖賢難易言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也若認作趨福避禍便誤

左翼宸

左翼宸先生光應州人少失愛於繼母薄氏以孝聞後舉孝廉為嵩縣令闖賊寇其境竭力拒守城陷被執將殺之薄以身蔽先生泣曰我繼母也兒事我孝願以身

代孝兒賊感而釋之居鄉一介不取冬常單衣有老蒼
頭世寶者製絮衣以進曰主人義不他受此衣寶力所
營願主人安之竟力却不受所著有知非集

范呂二公

范文忠公夢章

景文

甲申絕筆云坐卧小樓竟亦難耐故

此決絕萬歷中文忠為東昌府推官時雒陽呂忠節公

維祺

為兗州府推官後同入為吏部郎天啓甲子乙丑間

同以忤璫歸崇禎中又相繼為南京叅贊兵部尚書文

忠撰忠節太翁墓誌謂予與介孺生平行徑臭味無一
不同卒皆以大節著呂公子兆琳字敬芝順治己亥進
士官御史與予善孫履恒康熙甲戌進士謙恒癸酉舉
人

長白先生

元張慎與名臨讀書長白山中淹貫經史生徒千里負
笈屢徵不起學者稱長白先生元明善完顏令去思記
云與齊處士張臨善楊廉夫撰鮑孝子志又載先生至

元間由丘園官至祭酒狀元張夢臣中丞張朴大叅張
誠等皆先生門人又鄒平縣北地名河溝有先生為其
父阡表中自云為司業貳上庠僅半載與廉夫言相近
元太史與先生同時記稱處士不知何謂今長白山五
龍池上有三賢祠祀伏生范文正公及先生也嘉靖中
鄒平丞朱仲恩夢一丈夫冠服朴異不類時人自稱予
有名無爵世所稱長白先生者乃太學生張松遠祖也
松嘗記其事姪孫中丞仁軒公一曾孫尚書華東公延

建先生祠於縣東七里尚書為之記

丘方山

丘方山名鳳河南新安人以刀筆仕至南京龍驤衛經歷少讀小學大學中庸禮記躬行有德日以朱墨二圈記別理欲有弟蕪其田以為己分田多瘠先生即以已田易之己而沃弟田復蕪先生又易之初仕獻縣丞稱清官第一後自南京告老歸居方山下鄉黨以為錢宣靖公後一人先生與洛陽尤西川時熙友善西川門人

孟雲浦化鯉狀其行呂忠節公維祺作諡議予於纂修
明史時曾以其行狀諡議送史館

沈文端公家書

歸德沈文端公鯉家書一通略云王父母賜扁曾央大

哥往謝否爾已後只以不相見為主寧可禮節上差些
勿要開了此端出入公門招惹是非且受勞苦拜客只
可騎馬不可乘車家下凡百儉素恬澹不要做出富貴
底氣象不惟俗樣且不可長久大抵盛極則衰月滿則

虧日中則昃一定之理惟有自處退步不張氣燄不過享用不作威福雖處盛時可以保守近者江陵張老先生一敗塗地只為其榮寵至極而不能自抑反張氣燄以致有此可為明鑒我今雖做熱官自處常在冷處必不肯多積財貨廣置田宅使身終之日留下爭端自取辱名爾能體我此意凡百學好已知持滿之道只愁爾一向做得門面大了無富之實有富之名日後子孫不免受累為今之計要減些田土損些受用衣服勿太華

美器用寧可欠缺留些福量遺與後人此至理也秋夏糧及早上納多加與些火耗各莊上人常約束他莫要生事捨與窮人綿襖一百箇趁早預備親戚中貧者孤寡者闕暮年光景頃刻可過何苦如此只圖灑落為快也我求歸之意已與申老先生說過尚未見許沈埭近日頗知讀書坊牌既不能止隨府縣建在何處只是不可妨礙人家既有自備木料官木料不必用之又寄子域云昨相知有書云地氣自南而北今吾鄉人半入南

中矣

此段似為四明相而發

予跋之云右歸德沈文端公家書一

通字字聖賢忠恕之旨予欲續名臣言行錄因從宋牧仲所借歸手錄藏之然以文端公敬慎如此而猶不免四明之忌仕路真可畏哉公為先伯祖太師公隆慶辛未會試房師其文集正續稿皆太師序刻之

施允升

宣城施允升先生

大猷

愚山之祖也萬厯中倡明講學私

淑盱江羅近溪與鄒南阜焦澹園諸公遊嘗有羅姓者

兄弟閱牆先生要之家反復勸譬聲淚俱下兄弟遂相抱而哭先生為之講學歌詩三日始散去其叔祖某絕產千餘金應歸先生一介不取捐為義田以贍族又置義學以教族之子弟所著有中明子集若干卷

王端毅公遺事

三原王端毅公遺事凡四十則公子康敏公所述夏日京邸偶得一編讀之因錄一二則以自警 公家法甚嚴子孫雖孩提無敢嬉笑於側盛暑中必使著衣襪始

侍左右嘗曰教爾曹讀書非為利達計也正欲使知為人底道理 公謝政後有一通家子在官寄茶一簍公受之後復寄二簍亦受之但答書云令先君為時名臣吾子宜清白律已勿替家聲何勞為老夫之故數數寄贈吾受之心甚不安此後勿再寄寄亦不受矣 公門人蔡虛齋發志錄一條云公嘗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云是固有由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以生所

見言之如生稍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於學宮矣
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又未幾作三場文字便
期中舉人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於
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蓋識見既
淺踐履必薄規為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
自幼入小學所學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
以此公曰然吾兒子承裕今年二十三丙午年已中舉
人然吾未欲其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間閱世務冀他

日得實用爾承裕即康敏公仕至戶部尚書

楊斛山先生

富平忠介斛山楊公清節冠一時其以建言罷出都夫
人乘一驢公自步從三原馬谿田光祿生日聲妓滿堂
聞公至急揮去設虀鹽相對而已關中士大夫至今能
言之公裔孫紹武順治己丑進士與予友嘗遺公文集

王東臯

王東臯伯勉河南湯陰人丙戌進士久於銓曹一介不取

恒居官廨雖胥吏亦服其清正同年范印心以平陽監司入覲念其貧懷金將遺之約同年館卿錢綰同往語久之卒不敢言而退寒冬惟一羊裘數年不易也御史李某過湯陰見其居室庳陋歎其清節特疏薦之時王已自選郎改御史內陞京卿歸里

上有意以都御史召竟未及用而卒海內惜之滿洲總憲某嘗歎鹽法之弊合肥龔端毅公曰古云有治人無治法但以兩淮付王伯勉兩浙付魏象樞各加僉都御

史久任何患鹽政不肅清乎

丘文莊

丘文莊公濬著世史正綱持論嚴正至其為相則逐三原王端毅公惡莊定山欲誅之何其明於論古而闇於立身如此

耿公祖孫

館陶耿大叅明成化丙午舉人弘治丙辰進士官御史以忤劉瑾謫官累官山西叅政其曾孫中丞如杞字楚

材亦中萬歷丙午舉人丙辰進士廷對甲第悉同官遵
化道副使以忤魏忠賢為閹黨巡撫劉詔所誣逮繫累
官山西巡撫干支狀貌無一不同中丞孫願魯亦中康
熙丙午舉人庚戌進士今為翰林編修

周將軍

前明崇禎十五年

本朝大兵入畿輔山東次年始北歸封疆大帥無敢一
矢加遺周將軍遇吉時調防天津大兵至巡撫馮元颺

令出戰周以五百騎伏楊柳青大兵至邀擊之自辰鏖戰及酉其夜大兵徙營北去聞滿洲諸公言士癸入關之役往來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惟見此一戰耳周後與其夫人禦闖寇死偏闖最烈

三公薦人

明弘治中聞托雲將入境孝宗召閣臣劉文靖謝李二文正三公議遣廷臣整理邊闕糧草初擬顧佐王儼上云掌印須留管家當各衙門官先生輩知之可舉其有

才力者三公退擬侍郎陳清李士實以進上改批用都御史劉仲宇通政司叅議熊偉按士實南昌人武宗時佐宸濠為大逆不識當日三公何以薦之

自比古人

王儉自比謝文靖張濬自比裴文忠王昭遠自比諸葛忠武侯

史閣部

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漢槎兆騫自寧古塔歸京師駐防將

軍安某者老將也語之曰子歸可語史館諸君昔王師下江南破揚州時吾在行間親見城破時一官人戴巾衣氍騎一驢詣軍營自云我史閣部也

親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疇為比史但搖首云我此來只辦一死但慮死不明白耳王百方勸諭終不從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却此人云

乙將軍

乙將軍邦才山東青州人以總兵官隨史相守廣陵同

日授命

任太守

任民育山東濟寧人中甲子乙榜為揚州知府亦不屈
死志皆軼之

南尚書

工部尚書渭南南公二太

居益

巡撫福建時紅毛番以明

月珠珊瑚樹異香火馬諸珍寶物賄請互市公絕其使
焚其貢物口占一詩云明月珊瑚貴莫言番書字字誑

軍門牙前立下焚珠令不敢持將獻至尊授部將以方略討之繫其首高文律閩人立石平遠臺以紀公績此崇禎間事也康熙六年丁未五月荷蘭貢使卑獨攀呵閩等入貢時公姪廷鉉為主客郎中與予共事為述之如此

李忠定公從祀

宋南渡人物李忠定公第一張魏公生平不強人意處甚多而為宋齊愈劾罷忠定尤南渡治亂之關予往讀

名臣言行錄恒欲著論以明之頃見鄧左之

履中

張浚不

當從祀歷代帝王廟議明白正大千古定案遂為閣筆其略云建功於中興之際首當聯絡公忠之人宋至靖康建炎之間人臣皆以緘默柔媚輸國於人為奉職而以恢復雪恥為不忠宋齊愈黃潛善汪伯彥之徒其尤也非李綱秉國整立規畫何以成朝廷哉浚乃甘以身為潛善客與齊愈厚而隱其書立邦昌之罪劾綱以私意殺侍從致綱罷黜綱罷而兩河相繼淪陷失身非類

得罪君子雖有隨時倖立之功名而其虧喪已不可贖
矣夫從祀重典也謂宜黜後而陟綱云鄧有仰止堂文
集清峭可誦

趙忠毅公擇言

康熙丁未讀高邑趙忠毅公閒居擇言謹錄數則於此
太宰陳公有年典選予為主事一日謂予曰僕不敏
必多過失幸教之予曰人惟清淨日復一日安得有過
陳公大笑曰是謂我不作事也因議用海公瑞何公以

尚二公皆廢棄而剛直為天下所畏陳公力言於政府
竟皆起之 沈戶部榜湖廣臨湘人嘗一再見予予癸
巳春得罪歸戶部送之郊予抵里未幾而使人來書曰
夏季領俸念大賢家居而碌碌如榜乃食祿於朝可恥
也謹以原封奉上予受之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非以位言也如是乃為大臣耳故魯兩生可為大臣近
日如太宰孫公鑣陳公有年蔡公國珍可以為大臣矣
孫太宰丕揚楊少宰時喬可惜也而楊更可惜以其廉

慎耳 近日講學者薛文清之外崔後渠而已所謂極
高明而道中庸者也 論語之文和平沖雅如楚狂衰
鳳之歌莊子所載乃其全文而論語刪之若迷陽迷陽
等語斷不可溷入論語中知此則知文體矣 宋災伯
姬以待姆不至而死左傳謂其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
事也是時伯姬六十矣以待姆不至寧死於火此婦德
之至也而曰不婦以為婦與女不同可不待姆而逃火
豈不謬哉 荷篠丈人遭亂世而農隱而子路以為無

義以為亂倫然則孔子所謂無道則隱非耶論語之文
此為難解 寺人勃鞞晉文公之讎也及即位而見之
初不肯見既而見之曰不見者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
人孰無惡心皆能去之則為善人矣 宋鄂州知州羅
願以父汝楫為御史時常附秦檜論岳武穆不敢入武
穆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祀之再拜遂卒鄂州廩廩
為乾道淳熙間名臣其卒朱子尤痛惜之恨未見其止
鄂人感其德為之圖像以祀歐陽宜諸曰願素行無愧

於侯其卒也未必侯所為意者善惡之報不於其身則
於其子孫藥盈非為汰而受藥廩之惡以殺其身亦理
之或然者予謂羅公賢者以其父之構陷武穆而又近
於其廟愧恨不敢入五內切剝久矣一旦瞻其遺像大
命遂傾惜哉小人之子孫惟宜愚不肖耳稍賢智則其
苦皆若鄂州求死不得也

按元鄭師山玉序鄂州小集
以為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

漢之風者新安二羅大羅名頌嘗知鄂州小羅名願即
鄂州也字端良號存齋乾道二年進士爾雅翼即其所
也著宋太祖出兵下江南後主遣其臣徐鉉來將以口舌

勝趙普屢請擇館伴鉉乃中批差三班院下名使臣以
往鉉反復問之其人聲喏言不識字而已鉉無如之何
也即此一事太祖之智過普遠矣所謂無言誰敢酬可
為處世之法

王維王縉同名

唐書宰相世系出琅邪文憲公儉後者有蘭州刺史景
景子縉秘書郎好時丞昱昱子維此別一維縉也又河
東王氏始趙州司馬儒賢儒賢子揚州司馬知節知節

子協律郎胄胄子汾州司馬處廉處廉子五人長維字
摩詰尚書右丞次縉字夏卿相代宗又次縉江陵少尹
次絃次紱太常少卿又太原王氏始右武衛大將軍靖
靖子右金吾衛大將軍瓌瓌子縉太子詹事為雁門郡
王智興之父太原節度使宰之祖又別一王縉也宋王
縉嚴州人官右司諫忤秦檜者凡四王縉

邢太僕

吾鄉太僕邢公子愿

侗

以書法文章名神宗朝然其行

誼甚高初知南宮縣同年渭南南公

憲仲工書居益之父

為棗強

令會御史按真定皆在郡候察而南公病歿後事一無所備先生直入白御史曰南棗強死無為經紀後事者某願請旬日之假馳往治喪畢事後赴郡聽察幸甚御史素重公名許之竟為停察事聽往治喪至今南氏子孫感公高誼不忘御史亦賢者惜逸其姓字

左公逸事

左公

懋第

居親喪至孝不出戶者三年拊慎終追遠題文

讀者無不泣下一日縣令夢天帝榜其門云大孝格天
又其從弟某家有狐為崇先生時在京師家書偶及之
先生復書云邪不干正可善諭遣之書未至一日狐忽
語家人云公在都諭我使去我何敢留遂無他公浩然
之氣通乎鬼神如此

左公母

徐烈母寧海州儒家女萊陽左公母也知書有大節明
崇禎甲申左公銜命督餉江左母居京師三月京師陷

公從兄吏部郎懋泰以車載母間道東歸而身與張尚

書

忻

郝侍郎

晉

徒步以從至白溝河仰天歎曰嗚呼此

張公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責以不能死國吾婦人

身受國恩不能草間偷活寄語吾兒勉之勿以我為念

又見二公責之曰公大臣也除一死外無存身立命處

二公勉之言訖而死蓋出都不食已數日矣與左公之

死相距僅一載萊陽宋孝廉林寺

璉

為子說

朱子論蘇王

孔文仲號正人而攻伊川至謗為五鬼之魁朱子以蜀
洛之故甘心蘇氏更有甚焉其與汪尚書書云蘇氏之
學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不在王氏之下其徒
若秦觀李廌皆浮誕輕佻士類不齒云云至其推尊張浚
全以南軒交誼甚矣不黨之難也可歎

李忠定公

周益公云淳熙末李忠定諸子皆不存其姪申之進公
奏議請諡於朝孝宗似未習其人予為歷陳本末上曰

張浚比耶有司請以忠定易名制曰可嗚呼忠定豈浚之比哉孝宗賢君忠定名臣同時而不相知如此則忠定在紹興中其棄置屏斥不亦宜乎

二蔡後

文丞相云莆中有二蔡其一派由君謨其一派由京卞京卞子孫慚其先人所為多自詭為君謨後予頃見江右齒錄分宜相子孫中式者竟不列其高祖名爵孝子慈孫百世不改可畏哉

元人

元名臣文士如伊喇楚才東丹王托雲孫也廉希憲賈
裕實輝和爾人也趙世賢馬祖常雍古部人也富珠哩
种女直人也納新果羅羅人也薩都拉色目人也郝天
挺多囉別族也余闕唐古氏也顏宗道哈喇婁氏也扎實
大食國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節義文章彬彬極
盛雖齊魯吳越衣冠士胄何以過之

康馬

武功康狀元德涵三原馬光祿伯循相友善康詞鋒如雲馬言不出口或靳之伯循曰但聽德涵言論自足快意何待吾言

孫太僕

孫沙溪太僕

緒

故城人博雅有風調嘉靖間嘗著無用

閒談四卷頗足解頤然持論時有過偏如駁考亭陽明俱為己甚又載彭文憲時信星士談命言公百四十餘歲當有腹疾彭謂家人曰爾曹謹識之是年勿進吾生

冷按此乃五代王祚事載宋人小說何得駕言文憲以此推之其紀述未必盡實錄也

戴京兆

戴京曾初名曾子京字型遠杭州人登順治己丑進士

官山東提學清方孤峭人不可干以私所拔皆一時名

士與施愚山

閩章

先後齊名內陞大理寺丞予告久之起

補稍遷順天府丞再予告歸幅巾野服參學徑山絕迹

公府人品為武林第一康熙辛酉卒兩子亦相繼卒天

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先兄子側為諸生戴拔第一復拔充貢賦最蒙擊賞每侍坐奉教如父兄焉

重師

漢人最重其師門生故吏至有棄官行服者荀爽師事李元禮貽書云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為歲直如子事父矣薄俗要當知此

膺以爽父淑為師

抱松女

宣城諸生羅愷妻孫氏年始笄遇兵亂從姑避山中松

下兵獲姑將殺之孫亟出請以身代兵脅之去孫抱松大呼曰死耳義不可辱遂見害三日猶抱松不仆人呼為抱松女

蘇少公葬地

眉州幕頤山有老翁泉葉石林云東坡晚亦號老泉居士墨莊漫錄云蘇黃門薨於許王定國作挽詞云徒泣巴山路空悲蜀道程弟兄仁達意千古各垂名注云公與東坡常泊巴江夜雨相約伴還蜀竟不果歸今東坡

葵汝公歸眉王祥有言歸葬仁也留葬達也又少公自作潁濱遺老傳云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祔於其廬雖遠不忍負也又卜居賦序云昔先君相彭眉之間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邾山予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追蹈前約昔貢少翁為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居琅邪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哀之許以王命辨護其喪譙允南年七十二終洛陽家在巴西遺令其子輕棺以歸今予廢棄久矣少翁

之寵非所敢望而允南舊事或可庶幾其賦云諸子送我歷井捫天庶幾百年歸掃故阡按長公葬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嵩陽峨眉山少公祔焉今河南志并載二公墓而四川志止載老蘇墓不及少公定國之詩遺老傳卜居賦之語豈不果耶外兄徐東癡夜適書來訂此疑因書此復之

白氏

白氏許州人蘇宗之母潁濱先生五世孫婦也年二十

餘即寡外家迎歸竊議改醮白氏微聞之牽車徑歸曰
我為蘇學士家婦乃失身乎於宅東北為祭室畫兩先
生像圖黃州龍川故事於壁香火嚴潔躬自灑掃金天
興元年許州被兵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子往京師老
婦死無恨即自縊於室年七十餘見金史列女傳



池北偶談卷七